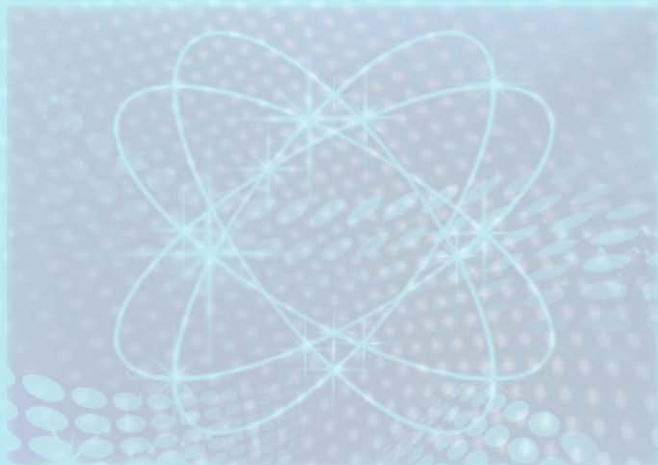


醉春风

江左淮庵 撰



导 读

《醉春风》八卷八回，今存清嘯花轩刊本，原为马隅卿藏书，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扉页题“自作孽醉春风”，卷前署“江左谁奄述”，无序跋，亦无目录。江左淮奄的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无考，从书中多吴歌，又对苏州风俗民情相当熟悉看，作者很可能是苏州人士。嘯花轩为清初书坊，故知此书约刊于康熙年间。

该书叙述了顾大姐的堕落与变化，作者对这位弱女子横强谴责，给她安排了辗转倒卖，沦落风尘，最终死于非命的悲惨下场。在这一基础上，作者推出了“自作孽”的题旨，暗示顾大姐的不可救药。

于是，本书的所谓报应，成了不公平的、对女子的单向惩罚。这种惩罚非但无补于事，而且只能使天下男子更为无所顾忌、大胆妄为；使天下女子更为愤慨，以至试图报复、走向极端；或者放弃任何抗争，做丈夫俯首贴耳的奴才、性宣泄的工具。这就是“夫权社会”的真理，也是作者的写作宗旨、思想底蕴。

本书系清嘯花轩刊本，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目 录

第一回 处子深闺心性劣	
富儿书馆梦魂颠.....	1
第二回 合卺夜恩情美满	
反目后欢爱潜移.....	10
第三回 荡子不归生妇怨	
孤房独守动淫情.....	17
第四回 倾赀结客无虚夜	
破壁迎郎有剩欢.....	26
第五回 天网不振还一振	
妇行无终迄不终.....	37
第六回 老大嫁人心不老	
娇痴独绝念逾痴.....	46
第七回 吃官司淫心未已	
寻旧好痴骨难医.....	55
第八回 张监生言旋故里	
赵玉儿甘守空帏.....	64

第一回 处子深闺心性劣

富儿书馆梦魂颠

醉里神飞，越正初秋，一帘细雨，半天残月，风月情肠无说处，满眼飞飞蛱蝶，欲草兴亡书几叶，墨乾笔软心多咽，想风流底事无关节，闲伸纸漫饶舌。

娇娘趣事从头说，笑贪花浪子，连本几乎尽折，男狂女荡一般心，何啻如饿若渴。又谁怕人言喋喋，写艳词了得似，总不如一笔都描出，流传也无休歇。

《贺新郎》

这一首诗，只说本部大概，若说到十分可笑、十分可丑的事。真正令浪子动情，正人发怒，愚夫学样，慧子勒规。若聪明识字的女子，越触动了羞恶愧悔的心，改淫乱为端庄了。

大凡天地间的人，偏有裙带下的这椿事。再不明理，一样阴阳二物，夫有妇、妇有夫，尽可取乐。男子波波急急，镇日想偷婆娘；女人波波急急，镇夜想偷汉子。男子们，人说他淫人老婆，就欢喜了；人说他老婆淫人，就恼怒了。女人们，真实做淫妇，便忻忻以为乐，人骂声淫妇，便悻悻以为恨。

还有一等：这一个女人，爱那一个男子；那一个男子的老婆，却又不爱丈夫而爱别个。这一个男子，爱那一个女人；那一个女人的丈夫，却又不爱老婆而爱别个。还有一等男子偷了个女人，正打得火热，忽又见了个女人，还不如前偷的女人标致，却又丢了前偷的女人，倒去偷那不十分标致的这个。女人偷了个男子，正打得火热，忽又见了

个男子还不如前偷的男子风流，却又丢了前偷的男子，倒去偷那不十分风流的这个。真正解不出想不来。

曾有北通州一个公子，有才、有貌，人都道他北人南相，该利于南闯。他就廩生援例，做了南国子监监生，到南京坐监。春三月，雨花台游玩，遇见了个绝色的女子，只跟得一个清秀的丫环。公子魂飞魄散，一步步跟他回去。那女子也有顾盼的意思，原来那女子，却住在南门外一个大大房舍，丈夫反在北国子监坐监。久旷的人，烈火干柴，丫头做脚，竟留他进去宿了。两个如夫若妇，顷刻不离。

那女子的丈夫，在北京坐监，却为外夷，进了喜峰口，京城一带都光散了。公子一家，纷纷往南奔走，他妻子也是官宦人家一个千金小姐，标致不消说了。失落在后，大雪漫天，阴风敝野，亏了女子的丈夫，救了他性命。小姐说起丈夫在南方坐监，要求带往南京寻取丈夫，就雇了个船。怕路上不便，只得权说做夫妻，谁知权不多时，两个烈火干柴，也就做了夫妻了。到了南京，两下相见，方才转换。

又有一个赵甲与近怜周乙相好，赵甲见周乙的娘子标致，千方百计去谋奸他，那晓得赵甲自己娘子，也看上了周乙，倒做岸泊船，先与周乙情密了，后来周乙的娘子死了，赵甲也死了，赵甲娘子反嫁了周乙为妻。正所谓：试看帘头水，点滴不差池。

且说万历年间，苏州府城，有个娄门外地方，姓顾的外郎，有两个儿子，都从师读书。一个女儿大姐，生得如花似玉，真正赛过西施。从小见兄弟读书，他也要读，就识了满腹的字。

看些戏文小说，见了偷情的事，他就骂道：“不长进的淫妇，做这般没廉耻的勾当。”只有一件：日常间梳好头儿，掠好鬓儿，扎缚一双好小脚儿，穿的衣服，务必要鲜鲜润润，里外都新。他父亲是一

滑吏，又是乡里小户出身，不肯十分做绫罗的。他苦苦的再三要好，就闲在家里，也打扮得妖妖娆娆，千人道好，万人道强。

偶然一个江西算命的，他父亲请到家算命，算到大姐的，那先生啧啧的赞道：“好个女命！做个有名目人家的媳妇，手执权柄，做财主婆。只是金水在命同宫，好色欲而假清高，第七夫宫坐了孛星，招夫必然贪色，庚辰生，生在八月，又是酉时。果老五星上说得好：申子辰，鸡叫乱人伦，连亲生骨肉。不要怪我说，也要做出丑事来。又乙与庚合，两庚合两乙，四重夫星，必竟夫命硬，似他才没鸳鸯拆散的苦，日下红鸾天喜动了，该有人求亲，不可错过，错过反要生灾。”顾外郎道：“正有一个张监生家，他第三阿郎，在这里求亲，被我讨得八字在此，求老丈一看。”那先生问了八字，细细轮算，笑道：“好得狠！好得狠！这小官大你令爱三岁，丁丑生，今年二十岁了，巳酉丑，跃马南方走。他枕花煞在午宫，却有当年流孛星，也在此宫吊照。妻宫命又硬，煞又重克他不动的，正好做一对风流夫妻，该许他！该许他！”算完这女命，又把合家的算了。顾外郎送了先生命金，送他出了门，进了门就对老婆说：“叫媒人允了张家亲事。”

其时提学按临昆山，读书的，都去考科举考进学，顾外郎的大儿子，略晓得些之乎者也，只因父亲要一个秀才支撑，就费了三百余金，赞谋进学。从来新秀才送入学，回家拜了家堂，参了父母，就与姊妹兄弟对拜。这顾大是乡里书痴，看得秀才天大地大。拜过了家堂父母，便大模大样道：“我如今是皇帝家的人了，妹妹弟弟都该拜我。”那吹手与拿旗的，都笑了起来，顾外郎喝了一声，顾大只与兄弟作了两个揖，也就罢了。诸亲百眷，大半乡里来的，称贺已毕，入席吃酒。有诗为证：乡村最广是肥牛，见领蓝袍即伏头；不是秀才才学好，衣冠怎使沐弥猴。

且说顾大这一夜，自道是个秀才，手舞足蹈，也不管老官在面前传杯弄盏，吃得烂醉。顾外郎肚里，却有三百两金的懊恼，见他如此狂放，好生不快，对他道：“你的酒够了，且进去罢！”顾大只得抽身入内，因进门的时节，看见妹子打扮得妖妖娆娆，又想算命先生道：“申子辰，鸡叫乱人伦。”忽然醉后动了禽兽心肠，要去偷妹子。

那顾大姐，原独自一个睡在后楼一间小房里。只因夜深，先去睡了。顾大轻脚轻手，走到楼上来。无巧不成话，因顾大姐倦了去睡，忘记闩房门。顾大轻轻一推，早已推开，桌上的灯，已半明不灭了。顾大轻轻走到床前，听得微微鼾声，知己睡熟悉。竟脱了裤子，扒上床去，把手先去摸□□□（此处删去九个字）。

顾大姐是极睡得惺松的，陡然惊醒，问道：“阿呀，是那个？”顾大道：“妹子不要嚷，是你哥哥，新秀才！”一头回答，一头已捱入被里去了。顾大姐大叫起来道：“阿哥强奸妹子！好没廉耻的乌龟！”顾大用强，竟把他两腿扑开，往里乱搯，还亏黄花女儿，再搯不进。顾大姐大嚷大叫，顾大只是不放，忽然大泄，□□□（此处删去八个字），顾大姐见他不肯住，叫喊又没人听得，心慌意乱，把手在他脸上乱搯，搯了三四条血痕，顾大才跑下床走了。

顾外郎的妻房，偶然听见女儿喊声，只得走到后楼，看看顾大姐正在那里哭哭骂骂的道：“贼乌龟，弄了我满肚子面浆也似的，叫我怎么做？”娘走近前，问了明白，也骂道：“天打的禽兽，一个妹子也想强奸他。”骂了一会，对女儿道：“你不曾被破身么？”顾大姐道：“不曾，被我搯碎了脸，才跑了。只是流的不知什么东西？”娘把手一摸，道：“果然不曾破身。怎么进也不曾进去，就丢了？有其父必生其子，与他爹一样没用的。只是一件秀才比平人不同。你不

要说了，怕外人知道了，既碍他的前程，又怕没人娶你，只得隐恶而扬善罢了。”

到了第二日，顾大只得推病，不敢起来。母亲骂便骂了他一顿，也不向顾外郎说。有一挂枝儿为证：小曲精，你如何把妹子来近，同窠生，并肚长，怎配鸾俦。

嫡亲骨肉要把淫根凑，不是猪和狗，定是马和牛。还亏他妹子的无知，也险些儿出场丑。

自从这番罗吒，顾大姐越越防他，再不与他接。他却怀恨了妹子，常带小朋友来家，去引诱妹子，指望他有了件歹事，好出这口闷气。那知他心如铁石，再不动心，常对娘道：“算命的说我犯桃花，又说我什么犯四重夫星，我偏要做个贞节妇人，像那古人说的，烈女不更二夫，替爹娘争气。”他娘道：“我的儿，这是极好的了，我催爹去早早定亲，完你终身大事。只怕张家也只在月里，定然送聘来，年里便要娶亲哩！”

你道这张家是谁？却是家巷里一个大财主，是个秀才援例的监生。所生三子，大儿子已进学做秀才；第二儿子读书不成，只靠当铺过日；第三儿子略晓得几句文字，张监生的爱子。见他考童生不得进学，十九岁上，就替他纳了捐，做个民例监生。只因母亲没了，大的、第二的都已成亲久了，张监生另分析他，各居各爨，自己只同这小三监生，在新家巷祖居居住。两个哥哥只分得万金一个。张监生倒存留有三万金，与这第三个爱子。请一个教书杨先生在家伴读，平日间奢华富贵，真正苏城第一。

你道为何这样富家二十岁尚未娶亲？因他命硬。聘过了李举人家女儿，归絨线家女儿，都望门鳏死了。故此还是个鳏夫。父亲替他打听得顾外郎女儿，有七八分容貌，哥又做了秀才，家私也有几千金，

因此上谋人一说便成。那知张三监生，只为做亲迟了，偷婆娘、嫖小娘，无所不至，那小户人家，不正经的女人，拚着用些银子，不知勾搭上了多少。这也还不打紧，有一个走京的徐家，住得相近，每常姓徐的上京去了，家里娘子，只三十六七岁，又一个小娘子，保有二十一二岁。大娘子所生一女，已十五岁，家里一老一少，两个伴当，都有妻子。年少的伴当，跟了主人往京，只留老仆并两房仆妇在家，过其光阴。

张三监生打听他男子汉不在家，就日日在徐家门首，走来走去，行奸卖俏，不只一日了。原来徐家小娘子，从小儿好踢球，若有街坊上踢球的，他便饭也不吃，直看到了。

张三监生偶然一日，带了两个球师，故意在他门首，宽展地上，踢球卖俏。那知正中其意，就看他个不了。张三监生自恃模样儿也好，年纪又小，趁着踢球转来转去，捱身在徐家门边与小娘子们，只差得一尺路儿，恨不得搂一搂，只碍得众人眼目。张三监生故意把袖子一撇，一条汗巾刚刚撇在小娘子身上，小娘子笑了一笑，竟藏入自己袖里去了。张三监生明明知他有意，又踢了几回。球师道：“饿了，我们去吃饭。”大家才收拾了排场。

先是小娘子丢个眼色与张三监生，那张三监生魂不附体，一连丢了两三个眼色，被球师扯了回去。自此之后，张三监生日日来刮，逐渐儿捱到门里，亲嘴摸乳、无所不至。

到了重阳那一夜，小娘子竟瞒了大娘子，把张三监生悄悄领入自己房里，藏在房上去了。小娘子原与大娘子一心一意的，怕不通他知道，到底不妥；又恐怕一个小后生，让他先抽了头筹，只得且瞒他一夜，明日再说也未迟。忙忙的同众人吃了夜粥，只推肚痛，把门关了。就像饿鹰见了麻雀儿，搂了张三监生哼哼的要弄。虽是张三监生也还

是二十岁嫩货，不十分筋节在行。才放进去，就心肝亲肉叫起来了。抽到二百多抽，小娘子流的水，也不知多少？正所谓：久旱逢甘雨。快活难当。弄得热闹。凭他千兵万马杀来，他两个总不知道。

谁料大娘子是个乖人儿，适才见小娘子心忙意乱，况兼这几日，没一日不在大门首看人，有些疑惑，心里想道：“就是有个人儿，该通我知道，同欢同乐，才是一心一意。不信倒瞒了我，自家受用得到底。”走到小娘子门首听，像个说话的，又听了半晌，不像说话了，有些哼哼之声，只道果是肚痛。走了回来，却因动了念头，再睡不着，只得又披了衣服，开了出去。女儿问：“娘那里去？”大娘子道：“你自睡，我看看二娘肚痛也不痛了。”又一步一步走出来。真正此时此际，就是村夫老子也是好的。有一曲黄莺儿为证：欲待把门敲，怕无人枉这遭，不住的小鹿在心头跳。非关太骚，只因久熬。好心焦，满身寒噤，难度此良宵。

且说大娘子走到小娘子房门首，听见里面说话，是明明有人在房里了。又想一想道：“我与他情同姊妹，不比别人家，分大分小。不信他瞒我独自快活。一向都静守空房，他也熬得久了。勾搭上了个人，先受用一夜才与我说，我如今若撞破了，他又没趣，我又不好就做甚事。不如且熬了今夜，看他明日怎么说？”只是门户着实紧看着，料那人飞不出去，只得快快回房。

小娘子与张三监生，直弄到四更天才住。小娘子心上担着鬼胎，再也不睡。到了清早，侧耳听声，听得外边开门，他就推醒了张三监生，吩咐道：“你且悄悄的睡，人眼正多，还出去不得。待我大娘那边调停一调停就来。”

蓬着头，走到大娘子房里来。只见大娘子已起身了。正呆呆的立着。小娘子看看四下没人，就跪在大娘子身边道：“姐姐，你妹子告

罪了。”大娘子笑道：“恭喜恭喜，还不曾替你暖房。”小娘子道：“实实勾搭了一月多了，我曾替姐姐说，就是踢球的小伙子。昨黄昏时节，竟不知怎么，闪在我房里。我正肚痛回房，被他缠住。不曾先来禀知姐姐，大家取乐，望乞姐姐饶恕。”大娘子扶他起来，笑道：“弄了这一夜，你肚子不痛了么？”小娘子道：“姐姐不要取笑。如今请问姐姐：他要见见你，若是姐姐肯，总承他留他在此，且相伴他一两夜。姐姐若是怪他，就打发他去，不许他再来了。”大娘子笑道：“想是你够了。你自去看！眼底下都是青的，也不量思奉承奉承我？”小娘子满面堆着笑道：“我知道了。”

竟跑到自己房里，说了这话。就留张三监生悄悄住在房里。小娘子梳完了头，打扮得花花朵朵，比常越觉精彩。张三监生又搂着要弄，小娘子道：“等我引大娘来。他也只得三十多岁，比我还风骚哩！半年都不见男子汉的面，你见过了，就竭力奉承他一遭。你我的情，才得长久。”说罢自去。

那知大娘子久旷的人，又兼昨夜动火极了。巴不能够就弄一弄，正要叫老仆妇送粥到二娘房里，恰好二娘走来。大娘子道：“我正记挂你们饿了，要拿粥进来。”小娘子道：“我已叫老仆买了些湿糕吃了，粥且慢慢的不妨。”大娘子笑道：“糕里里有人参的便了。”小娘子也笑道：“小后生有气力，大娘子试一试就知道了。他要见见你，我同你进去。”大娘子待不得一声，轻移蓬步，就同小娘子进后房来。张三监生深深作揖，大娘子回了一福，脸就通红了。小娘子道：“我去支使买鱼肉去，大娘，你且宽坐坐。”说了自去。

大娘子才开口道：“我们两个虽是大小，情同姊妹。自从我家官人年年往京，我姊妹守他闺房，再不胡行乱做。这番官人去得忒久了。

闻得绸缎卖不得，只怕还有一两个月不回，故此我妹妹久临的人，就与相公有了缘法，不比我三十岁的人，还好忍耐。”

张三监生见他异样妖娆，又小娘子吩咐他竭力奉承，只答应了几声，并不回话。一把抱住，就插手摸□□□（此处删去十个字），好不动火。抱到床边，扯掉裤子，忙忙地插进，大娘子并不推阻，凭他大弄。大娘子娇声娇气说道：“心肝！我就快活要死了。”张三监生是初出茅庐，还不能十分通透。听了便往里面找寻。果然有一似肉非肉，似骨非骨的东西，比大拇指略大些。他找寻着了，着力顶，顶得花心里。大娘子乱叫：“射杀了！射杀了！”弄了一个时辰，小娘子走来，低低的道：“姐姐且起来，外面看看，不要被下人省觉了。夜里正好大射哩！”大娘子才立起身来，穿了裤子，说：“我快快去布饭来罢！”向张三监生笑了笑儿出房去了。

小娘子只因听得久了心上骚痒，又扯张三监生弄了一遭。大小两个一锅儿热了，留情郎住了四夜，才放他去。

父亲只道在馆里宿歇，那知儿子做此勾当。杨先生又只奉承学生，事事瞒得铁桶，反去寻了春药与张三监生吃了。常来徐家与这两个骚婆娘弄，小娘子因见女儿有些觉了，反撺掇大娘子把一个黄花女儿，也被张三监生破了身，弄得血喷狼藉。大是没天理的事，怎保得自己老婆不变心肠，做那不良的勾当。未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合卺夜恩情美满

反目后欢爱潜移

千古文人，司马相如不恶，为文君翻成行薄。

吟就白头，不是寻常谑，看春秋，花开花落。

怪底多情，趁蝶寻蜂作乐，把红颜忙中送却。

燕燕莺莺，又早穿帘幕，迷魂阵半生着脚。

《风中柳》

话说张三监生和这徐家大小老婆，弄得火热，女儿虽被大小娘灌醉，破了身，却年小不知情趣。张三监生听见父亲已行了顾家的聘，却又贪着徐家女儿，指望辞了顾家，重聘徐家，岂不是个痴子。如此往来了三个月。

徐家主人打从北京回来，正是腊月初八日。张三监生魂颠梦倒，只管走去。姓徐的有些疑惑，着实防闲得紧。每常在家，原是大小两个两夜一轮的，回来还是如此。到了十五夜，该是小娘子房里歇了。

大娘子久已买嘱老仆，传消递息惯了。这夜叫老仆约了张三监生，在大娘子房里干事。只因上一轮流弄久，夜里反睡着了，赶不及五更出去。姓徐的进大娘子房来，大娘子慌了手脚，乘丈夫叩门，把张三监生藏在女儿床上，把被盖着。姓徐的吩咐了些家常话，趁早出门，讨缎疋去了。大娘子道：“天嘎！几乎做出来。冤家！快些去罢！”就问：“哪个跟随大官人去的？”仆妇道：“老鬼。”大娘子对张三监生道：“后生奴才在家，是极可恶的，你如今穿戴好了，我去看外面

没人，你急急走到厅上，不可迳出门去。你高声问：‘徐奉轩在家么？’等后生奴才走出来，你问了不在家。只说：‘京里伙计有信来，说有家书一封，托你大官人带回来家。’后生奴才问你上姓，你胡乱说个鬼姓与他，然后慢慢步出门去。就是撞见了我家主公，也无妨。这个法儿尽好。”张三监生依计而行，果然妙得紧。

一来恐怕露马脚。只是行了这法以为没事，只管来得勤了。是非有些昭彰。姓徐的打听了是张监生第三个子，再三上覆了几次，道：“令郎若再在寒家门首，行奸卖俏，定然没体面了。老相公不要见怪。”张监生才晓得儿子有不肖的事，着实骂了，又要打。急急央媒人来顾家说：“等不得二月里了，残年几日里，定要做亲。”顾外郎道：“嫁妆不曾齐备，真正来不及，不是推调。”张监生又央媒去说：“一些不消费心，成了亲，亲家美情可以后补。只因小儿年纪不小了，渐渐有些务外。乞亲家各为儿女完其美事。”顾外郎只得应允了。

男家拣定了二十六日，不将天月德合，正是成婚日期。虽犯咸池，却是吉星多，不怕。说时迟那时快，张家送了催亲各色礼物。廿四日，顾家先补了有的嫁妆，打点做亲。

可也作怪，顾大姐自从九月里起，不比起先老实了。夜里睡了，这小儿便想要弄。肚里主意虽有，却自言自语道：“人生在世，不做贞烈之妇，使做淫乐之人。切不可不贞不淫，造不成节妇牌坊，又不得十分快活，有谁知道？”只这一点念头，想是丈夫坏了黄花女儿名节，故此未婚的妻房，也就变做不好的人了。有诗为证：

贞淫非是不均匀，贞者难逢淫者真；

年少郎君贪别色，我淫淫我现前因。

且说张三监生听见说做亲，却也不想徐家去了。到廿六吉日，张家娶亲，不比那小户人家。

五六十高灯，五六十火把，三起吹手，迎亲的亲友也有二三十位，好不齐整。娶到家里，拜堂撒帐，自不必说。张三监生只等挑了方巾，看看新娘子面庞。顾大姐原是美貌的，况兼灯烛照耀，又道人逢喜事精神爽，真正花花簇簇、袅袅婷婷，比徐家母女三个，好七八倍。张三监生见了，手舞足蹈，快活不可言。

众亲友筵席散了，两个新人在洞房中，好不有趣。新郎吩咐丫环出去，便掩上了门，忙忙把新娘一搂。新娘假意把手推住，却松松的不十分用力。被新郎已抱往床上，脱去了上下衣服，与他轻轻开黄花了。有挂枝儿为证：俏冤家，才上床，缠我怎地？听见说：你一向惯缠别的，怕缠来缠去没些主意。今夜假温存，缠着我，日久真恩爱，去又缠谁？冤家，你若再要去缠人也，我也把别人缠个死。

且说张三监生，是久惯偷婆娘的人。把个新娘弄了又弄，弄得流血，告饶才罢。真正美满恩情，你贪我爱。两个早也弄晚也弄，准准一个月，不曾出房。

俗语说：一个月看房。顾家来做了满月。次日，张监生走到新人房门口，高声叫：“三官！你该书馆里去了，杨先生已到馆了。”又叫：“三娘子！你明早催他出去，每日完了工课，凭他进来。”三娘子也都应允。从此张三监生，虽只是照故事读书，却也还像模样。徐家也竟不去了。

那知徐姓的见家里没甚歹事，况且北京伙计生意，只得又收拾了缎疋，带了一个家人上京去了。去得半月，母女三个又熬不得了，连连叫老仆来寻。

这张三监生，偷鸡猫儿性不改，与杨先生商议了，只说馆里工课多，须十日内，五日住在馆里过夜，才有前程。张监生被他们哄信了，便也不来查馆了。张三监生便溜进徐家打诨，大娘子接迎道：“心肝，

这等日子想煞我了，怎么也不来走动？”张三监生道：“馆里耽搁，一时走动不了，时时也想来的哩！”大娘子道：“美景良辰，岂可虚度。”于是用手去摸张三，乍然突起，自身上前去凑顶迎入，啧啧有声，满心欢畅，真个你贪我爱，好不受用。且说小娘子闷得慌，走来寻大娘子闲话，听得两人快活声响，好不欢喜，望着门户哼了一声，大娘赶紧起身，出门唤入，小娘子道：“姊妹受用了，焉得忘却我呢？”大娘子道：“姊妹一样，先后无妨。”说着将小娘子往张三监生处推送，张三监生道：“都是一处，一起凑合，乐趣更增。”随后三人一床连欢。

不觉日子已过半月，张三监生留宿徐家，竟不归馆里。一日，张监生惦记小儿馆里工课，叫家人去馆里唤张三监生，老仆去后杳无消息。随后见老仆与先生到来，张监生道：“三官怎不来？馆里工课如何？”老仆道：“三官人不在馆中，先生只说又出门去了，究竟事由，如何敢问，只问杨相公便知。”张监生喝道：“我也不打你老奴才，一个教书先生，尚然如此。气煞我也！”抽身入内问问三娘子，三娘子道：“初做亲时节，原待我极好。后来先生叫他出去睡，就有几夜进来睡，不瞒公爹说，也只像点卯一般了。”张监生恨恨的道：“若不曾做亲，没有三娘子，我就该一棒打杀他了。”三娘子劝道：“公爹且请安置，明日等他回来，公爹着实教训他一番便了。”张监生道：“自你婆婆弃世，吩咐我好好看这幼子，我何等怜爱他，不道这等不肖。那先生通同作弊，猪狗不如，我如今替管灶上的说，清早不要拿早粥出去，年他怎么说罢。”自去。

到了次日，杨先生指望吃了粥，去通个信儿与学生，等到巳牌，也没点心茶，也没粥。书房小厮，也都不来了，只一老丫头，递得一盘洗脸水，就如死绝的一般。明知是主翁辞他去的意思，只得收拾过

了书籍，步出门来，跑到徐家，又不敢大声传话，立了半晌，那常来通令的老仆出来，才与他说知此事，叫他快与张三相公说声。张三监生正为夜里弄倦，才起来梳洗，这一惊可也不小。徐家母女三个，也都慌了手脚，怕张老监生来寻儿子，忙叫张三监生打后门回家。又请杨先生在后门去，与学生街上说话。

张三监生和先生商量了好一会，杨先生原不是好人，反教导他，庄上取了些银子，虎丘有熟的僧房，权躲十日半月，待父亲气过了头阵。自古道：“虎毒不吃儿。”再央亲友送进去。

张三监生依他言语，便想闯门外栈房，与管事的取三二十两银子，好做盘费。有诗评道先生的不好处：

世人须是择严师，师不严时误却儿；

只奉学生图久馆，惯欺盲主骗修仪。

三餐告饱皆精馔，六节全收尽细丝；

伴读任凭人笑骂，帮闲且喜我委蛇；

须知更有该防处，劣对低文师代之。

且说张三监生，到栈房上取了三两雪花银子，交与杨先生，同叫一只小舡，到虎丘相识的铁佛房，拣了僻静的房，做了下处。只是没得铺盖。僧家的，又嫌他独阳气，那里去借？杨先生道：“且在半塘接一个妓者来，叫他带了铺盖。过三两日，再到栈房管事的那里取。”张三监生道：“甚妙！甚妙！但凭先生主张。”杨先生一味奉承刻剥，那顾斯文体面。

张监生原是极爱这幼子的。望了两三日，不见他回，又差人到杨先生家问，先生娘子正道：“他半月不回。”在那里骂。张监生又气苦，又思念，竟害了一场大病，起身不得，大儿子、第二儿子都来请医调治。见父亲思想不了，只得出一张招子，遍贴通衢。招子上写道：